



熱情、用心、五甲新未來

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關鍵一戰

郭志明

桌球是一種老少咸宜的室內運動，適合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幾乎每家分行都有乒乓球桌，以往結帳後常見球友相互切磋球技。而今時代丕變，下班後幾乎沒有行員在行內打球。記得35年前入行在前鎮分行報到，看到行內有乒乓球桌，當時尚未有保全，行員輪班值夜，所以下班後央請現任左營分行楊瑞森經理教我打球，那時流行持正手板，楊經理不厭其煩耐心教導，半年下來稍有模樣，享受打球的樂趣。時隔數年人事異動，少了球友練球，愈形生疏，改打羽球。2年前偶然機會在進學國小重拾打球樂趣，早上6:50我和一

群退休的校長老師在學校活動中心以球會友，運動健身，不亦樂乎。時代變遷，目前流行持負手板，我毅然決然改變握法，足足1個半月才抓到訣竅，正手拍以平面膠抽球進攻，反手拍以長顆粒擋球防守為主。

去(106)年10月中旬，七賢分行黃聖富來電，稱12月9日高雄銀行公會舉辦桌球錦標賽，尚欠一腳，邀請我共襄盛舉。心想這一年來改持負手板，只練球減少參加正式比賽，藉此機會檢視有無進步，一口答應參加球賽。只可惜賽前1個月忙於家務，沒有練球，上場有點心虛。

是日高雄市銀行公會假五甲國小體育館舉辦第 60 屆桌球錦標賽，計 10 家銀行參賽。105 年彰銀得第四名，列名土銀，華銀，台銀之後。這次 106 年多了一位剛從雙園分行調回南台南分行的年輕好手王英全，從小到大曾代表路竹國小、南一中、中興大學桌球校隊，四處征戰，經驗豐富。有了新血注入，單打戰力提升，如虎添翼，令人格外期待。第一場與華銀對戰，球隊原本就有陳義三，陳三江兩名單打常勝軍，一組年輕雙打好手黃聖富與吳耀廷，由於賽事採 5 戰 3 勝制，先取三點就贏，但為了聯誼，初賽五點均打。第一點負責人雙打，第二點男單由陳三江擔綱，第三點女雙由東高雄李淑汝經理搭配建興李慈宏經理，第四點男雙，第五點由王英全殿後把關。教練義三幾經考慮將年輕雙打好手分拆，他和聖富組成黃金雙打，我和耀廷擔任備援雙打，楊瑞森經理因食指扳機指休戰。第一次搭檔組合，還在摸索階段，尋找球感，採取守勢，缺乏進攻，3 比 1 敗陣下來，還好依照教練巧妙安排，瞭解華銀實力，就以兩單一雙搶分，3：2 旗開得勝，報了 105 年四強賽落敗的一箭之仇。回到休息區，鳳山分行王素娟經理，金穎襄理，總務黃小姐，警衛陳先生熱情招呼，遞礦泉水、香蕉、橘子及麵包，感受地主熱忱款待。

第二場對戰合庫，對手實力很強，我和隊友還在培養默契，尋找契機，3 比 0 震撼教育敗下陣來。趕緊走到第四點場地觀戰，順便充當啦啦隊加油打氣。或許合庫料到我方第四點雙打實力超強，尤其義三教練身經百戰，因此對手特地安排前女子國手搭配男選手，以混雙對恃彰銀最佳男雙，一場勢均力敵，互有領先，前四局 2：2，緊張刺激，纏鬥第五局決勝負。這一局是關鍵之戰，吸引雙方啦啦隊及現場球員觀賞，吆喝聲此起彼落，戰況吃緊。還好我方穩住陣腳，加上幸運之神眷顧，小勝 2 分，3：2 贏球。第五點由人高馬大，技術高超的英全輕鬆應戰，一開始即勢如破竹，勝利落袋。團隊以 5 戰 3 勝，晉級四強。回到休息區，隊長叮嚀打球要攻守有序，只有守，沒有攻，贏不了，轉守為攻，放開打球才有機會贏球。我記取叮嚀，試著下一場改變打法。



四強賽採單淘汰，抽到簽王，至少殿軍，又遇強敵合庫。對手知道我們實力，刻意將實力更強的男單好手搭配前女國手，準備痛宰我們，強取第四點。我仍然打第一點雙打，練球時感覺對手球質重，實力似乎更強。我記取叮嚀，改採攻勢，但操之過急，幾球扣殺竟然出界，以2比0結束前兩局，眼看又要輸球。我的隊友不斷鼓勵，一球一球慢慢來。說也奇怪，放下雜念，專心打球，置於死地而後生，配合隊友弧旋球的適時發揮，反而漸入佳境，對手一時難以適應，連輸二局，2：2進入決勝局。有了前兩局的摸索，默契十足，隊友提示發上旋球，我準備起板快攻，連續兩球奏效，最終3比2逆轉勝，超乎預期，滿臉笑容難掩勝利喜悅。急忙走到第四球場觀戰加油，此時雙方戰到難分難解，旗鼓相當，2：2進入決勝局。最後一球，對手強力扣殺，球彈跳後台，又高又急，眼看就要失分，沒料到聖富迅雷不及掩耳一個竄步回擊，球落對方球台，隊手擋球出界，以3：2艱苦獲勝。團隊二度贏合庫，坐二望一，與台銀爭奪冠亞軍，全隊陷入奪冠的喜悅中。

與台銀對戰，對方實力非常平均，為了要贏得第四點男雙，精銳勁出，將隊中最強的兩名單打好手組成男雙，擺明先搶三場雙打即可登冠。事後才知到對手第一點男雙，高個子球員來自該行稽核處，實力很強。經過2分鐘練球，比賽開始，雙方互探虛實，你來我往，

一陣廝殺，四局打完，又是旗鼓相當，2比2進入決勝局。此時圍觀的觀眾忽然多了起來，彰銀的啦啦隊更不斷加油吶喊。第五局由對手先發，我方接球，互有領先，分數咬得很緊，5比4我方小贏1分，換邊交換場地，為了贏球雙方使出渾身解數，打得難分難解，緊要關頭來到9比8，由對手發球，耀廷一個巧妙回擊，對手接球失誤出界，10：8由我發球，我在桌球台下伸出往上蹺的大拇指，示意要發長下旋球，隊友點頭，幸運之神突然眷臨，小白球過網，落於對方桌邊不規則彈跳，一個Ace擦邊球，驚濤駭浪中贏球結束比賽，我向對手說聲sorry。現場掌聲響起，我緊握隊友享受得來不易的勝利，超興奮的。這時才知道原來第四點最佳男雙應該要贏球，卻意外輸球，如果我們這一點也輸，則3：1屈居亞軍。所幸老天幫忙，原本不起眼的第一點竟然成為關鍵一役，雙方以2：2進入第五點男單決勝局。只能說球是圓的，人算不如天算，收之東隅，失之桑榆，球賽結束前誰都不敢斷言。



進入第五點，對手派出穩健老將對峙年輕好手，英全發球變化多端，對手稍不留意，球一挑高，不是被扣殺就是以拉球得分，很快以秋風掃落葉之姿，2：0 進入第三局。全隊陷入奪冠的期待中，興奮笑容湧在臉上。30 年來沒有拿過冠軍就看這一場，不出意料，以 3：0 贏得第五點，最終以四戰全勝贏得第 60 屆冠軍。

頒獎時出席的隊伍僅剩四強，其餘三隊早已打道回府。從銀行公會理事長台銀經理手中取得冠軍獎杯與錦旗，全隊雀躍萬分，一湧而上，興奮中拍照留念，每人笑容滿面，劃下完美句點，

期待今（107）年衛冕。這次奪冠感謝教練洞悉對手實力，戰術運用成功，知己知彼，四戰全勝。其次感謝全體球員合作無間，發揮實力，不畏強敵，展現彰銀奪冠的企圖心與堅強韌性。尤其三江老將四場單打全勝，雖然退休，依然友情相挺。最後感謝鳳山分行即時的後勤補給，熱情款待，倍感溫馨。這次冠軍得之不易，正好印證成功得靠努力，靠實力，外加一點運氣。期待今年再接再勵，蟬聯二連霸。





我只有珍惜現在

林家永

每天下班拖著疲憊身心，無論天候、交通，全年無休，準時到阿公阿嬤家接你，要硬打起精神和體力陪你玩耍、抱你，吃完飯用完水果、說完再見，起程回家囉！看巧虎、放水、洗澡、吹乾身體、頭髮、穿上暖和的衣服、喝牛奶、哄你睡覺，結束你一天的生活；接著是我們大人的事…。近午夜上床休息，一早又是一天的開始。假日我和你更是形影不離，如膠似漆，我作息變得規律，假日再也不賴床（也無法

賴床），因為有你！看著你奔向自己時的愉悅，一切都值！

這天做了個夢，夢到你大了，上學去了，有朋友了，交女朋友了，食衣住行都會自理了…對，就是不再一直跟著我了！我從未如此惆悵、失落！把這夢跟媽媽說時，媽眼光泛淚說，小時侯我連她洗澡都要在門口等她，而且沒多久就一直叫媽媽，確認她還在浴室內，深怕她不見了，現在呢？



花萼園一中

西子

都是范林在說，初見面的蘇翠吟走在旁邊只有認真聽的份，在心中吶喊著這傢伙為什麼有這份毅力研究這麼多，看這麼多，懂這麼多，而且決定身體力行。這時他們走到一邊是緩坡堆成的小山，山下不小的一片地沒有種東西，通常這樣的地方可以種蓮。范林四顧一番，他說：「蘇小姐，我沒有在網路上注意到這一塊，這裡應該就是菖蒲、杜若最適合種植的地方，這裡一直有不少的水和細草覆蓋著？」

「是呀，是呀，我沒有力氣注意到這裡。」

「還有相當大的地方可以看吧？」

范林已粗略瞭解整個園區的情形。「就到這裡吧，我們還有好多事要談。」

這是實話，蘇翠吟是高興把這裡出售了，也認識了購買的人，至少到現在她心裡感激著，范林把她的痛苦解決了。

回到客廳已快五點。范林除了工作，還有今宵要落腳何處的問題。

喝過茶，范林說：「蘇小姐，你住了這麼久的房子有什麼計劃嗎？」

「這要看你的規劃了，我已在淡水買房子，離開這裡會覺得可惜，但我居然賣了，就不能再在這裡流連逗留了。」

范林沒有接腔，默默回到客廳。

蘇翠吟又從保險櫃拿出一堆文件，攤在范林前面桌上：「這些是這片土地的權狀相關文件，請你看一下，我應該把它們交給你了，你仔細看後，如有疑問，我會負責交代。」

「妳客氣了。」范林隨意翻了一下，這要他仔細看一番，卻不急現在，他回到蘇翠吟臉上：「蘇小姐，我有個問題想瞭解，眼前有多少人在這裡工作，他們應該知道妳不做了。」

「你說的對，最多的時候有十來人，其中只有六個人長期固定，我付他們月薪，其他都是臨時的義工，不是遊客多的季節，就不會來。至於這六個人我必須資遣，給他們一些補償金，你是不是雇用他們，就由你決定了。」

「這幾個都有專業能力嗎？」

「有的，我一開始就依賴他們，他們的經驗豐富，是可以借用他們的經驗。」

「如果我續用他們，妳需要給他們補償金嗎？」

「這要看他們怎麼想。」

「有契約約束嗎？」

「沒有，只是我的心意，他們畢竟在遊園工作這麼久，雖然為興趣而來，也都有家庭負擔。」

「我用一兩天個別來瞭解一下，只要他們願意，我可以留下他們，我

想他們會留下來，我甚至多付一點兒薪水，我希望是有效率，當然會忙碌些。」

「如果是這樣，你是功德無量了，我也會感激不盡的。」蘇翠吟高興地笑開。

「我儘快去辦好土地過戶細節，就把應該給妳的餘款付給妳。」范林內心想，他曾為工作人員的問題琢磨了好幾個方向，如今能減輕許多，見了這些人後，說不定會有更有遠見的人，所以他的藍圖裡可以填上這一部份人力。

這時一輛豐田白色小汽車開進院子，蘇翠吟說：「我孩子萍萍下班回來了。」

范林面對著門口，一眼就看到游萍萍整個容貌，活潑輕鬆的服裝，顯然是制服。母親先開口介紹范林：「萍萍，這位是范先生，今天來了。」

顯然女兒很清楚這一陣子這片花園交易的情況，所以母親的話也簡便許多。

游萍萍大方地向范林輕輕點頭，隨口說：「久聞了，范先生，聽說你是銀行員。」

「是呀，昨天以前是，現在不是了，妳在銀行工作是嗎？哪家銀行？」

「農會的金融部，不像范先生工作的大銀行。」

「一樣啦。」范林在這幾句交談中，從面貌到聲音已完全收進腦海裡，有母親的身影，開朗。

萍萍轉入房間前回頭問母親說：「媽，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沒有了，晚飯阿銀會做，我還要跟范先生談些事情。」蘇翠吟給范林添了茶，直接了當地說：「范先生，你這時間來，住吃的地方大概還沒有安排妥當吧？」

「我可以在附近的民宿解決，這對我而言是小問題。」

蘇翠吟話裡有溫暖的笑意，她說：「我想你不必這麼打發的，這房子也不算小，而且五臟俱全。好像當初就設想不少，客廳左邊是主人房，包括有我孩子住的地方，右邊是客房，也有兩間，這麼久來也很少住，卻保持整潔，所以我建議范先生不妨看一看，可以住這裡。這房子以後有改建計劃，或怎麼處理，再慢慢斟酌。」

「謝謝蘇小姐想得這麼週到，我只有這麼做了，算是妳對外鄉人很大的幫助。」范林說：「剛剛下車，我瞄了一下，如妳說的，房子牢固，造形方正，房子的顏色也以白色為主，很適合花園輕鬆的格調。在整個規劃改變前，就這麼留著，我也省得跑東跑西。」

蘇翠吟順勢說：「這也等於你一來就有個落腳的地方，早上我交代阿銀上市場多買幾樣菜，已準備范先生在這裡吃飯。我想這陣子你會忙，吃飯的時間也是浪費，你能方便是不是更好。」從蘇翠吟這些話，范林的腦袋裡又添了一些對她的看法，這是之前沒有想到的一層。

蘇翠吟又接著說：「等一下你看房間裡需補充什麼，說一聲，我會叫人處理。」

「蘇小姐，這妳放心，我車裡把能帶來的生活用品都帶來了。我從進銀行工作，遠離南部偏僻的家鄉就和這輛老爺車相依為命。十幾年我租賃房子為家，家當全在車裡，所以我不欠什麼的。」

蘇翠吟笑起來，笑得沒有出聲，但她的表情含藏著極豐富極濃厚的感想，這個人真有趣。她也自然的問范林：「那范先生的家眷呢？」

范林頓了一下，不像從剛來到現在每個問題都有即刻的答案，他說：「我現在一個人，像個流浪漢。」說著也笑了笑。

話題一轉又回到這塊地上，范林問蘇翠吟這些年經營的情形。她是一開始就雙手創造這一片地嗎？還是有人替她做，從見面到現在，范林一直注意著，他該了解什麼，也應該清楚，網路上知道的是表面上的事，發生在地上的才是將來經營得失成敗的關鍵。蘇翠吟一聽就懂范林的意思，她看著范林，思忖了一下，似把時間回轉，把故事理清，才說：「范先生，我剛才說過，這塊地是一位許先生為我買的。許先生曾是我喜歡的男人，我一出社會進入一家建設公司工作，這建築公司就是許先生整個心血。他從四個人合夥買土地，向銀行貸款，推出預售屋銷售。他不是建築商，只是看人賺大錢也動心，想不到牛刀小試，推出去的預售屋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銷售一空，房子建不到一半，用土地向銀行貸款的錢就還清了，剩下的分期付款收入是合夥四個人的利得。得了甜頭，順水推舟，他們又推出第二案，一樣讓他們眉笑眼開，天天吃大餐，走路有風喔！跟著第三案推出，規模更大，地點更好，外觀更吸睛。類似的建築業如雨後春筍，把整個城市美化了，建商成為社會有頭有臉人物。許先生在他的合夥體中佔最大股份，盈利也最多，他也讓我忙碌不堪，我忙得很愉快，很受同業青睞，但有一位好朋友很冷靜提醒我：「物極必反，妳可是有專業學識啊，經濟循環的道理妳應該懂。不過，最重要的是，妳的生活已在老許的生活中，而老許可是有家有妻子兒女

的，妳能沾到人家什麼名份。」老朋友的話不是一兩句，她說得那麼中肯明白，我都聽進去了，但我的肚子裡有個六個月的孩子。

蘇翠吟喝了大半杯的茶：「范先生，很讓人難堪喔，也讓你好笑吧，但這就是人生，是命運創造的，我是相信命運的，但命運可以改，但我忘了即時收腳，即時改，才有以後的一場大風大浪要收拾。其實許先生很好，處處注意到我，在我面前不知說了多少次道歉。他為了我的人生，所以買這塊地，這是已具規模的經營，我只要投入花些精神就是一種事業，而我被他看差了一點。」

「好啦，蘇小姐，暫且說到這裡。我想這是當時的社會情況是不是？」

「是啊，我記得很清楚的。」蘇翠吟又想了想說：「又過了兩三年，面目全非，建築業一片黑暗，哀鴻遍野。我的失落更深更大，許先生身體出了問題。」

「有多大年紀？」

「六十不到，對他的人生來說，幸與不幸連在一起。他風光燦爛過，金錢女色在他身上翻滾，一生病沒有多久就瀟灑地走了。」說到這裡，蘇翠吟說吃飯了，而且沒有像剛才說那麼多的話，很自然地笑起來，問范林：「喝杯酒嗎？」

范林想拒絕，這不是喝酒的時候，但蘇翠吟已從背後的玻璃櫃裡拿出半瓶的約翰走路來，話說：「這是很久以前我的朋友來看花，在這裡吃飯，每人喝了一杯，范先生，不是我喜歡喝酒是今天我是主人？是不能對你怠慢。」

「恭敬不如從命，蘇小姐，老實說，今天從早到現在奔波了一天，我不能對不起自己。」范林雖然還年輕，畢竟身體不是鐵打的，肚子也餓了，他迎著蘇翠吟的酒，七八分一杯一口乾了。他喝酒的豪氣讓蘇翠吟「目瞪口呆」，她自己只是小酌，就又幫范林倒酒。范林很直接地說：「蘇小姐，今天只有這一杯，我要吃飯了。」就端起碗大口把飯扒入嘴裡。

桌上是家常菜，有爌肉、蒸鱸魚、燉雞湯，兩樣蔬菜，蘇翠吟客氣地說：「沒有特別準備，也不知道范先生是不是留下來吃飯。我是想你會在這裡吃飯的，再添杯酒嗎？」

「謝謝啦，我一杯已夠，我一邊說吧，請蘇小姐等一下把在這裡的工人請過來，我要一一瞭解他們，我的原則是適合在這裡繼續工作的全留下來。」

「我明白了，會有七八位留下來吧，他們在這裡工作一年以上了，都是附近的人。」

「這樣太好了！」范林說：「我告訴他們工作計劃就可以繼續工作。」

「他們都是很負責認真的。」顯然現有的工作人員和蘇翠吟合作愉快。

很快吃過飯，范林對蘇小姐說：「人的問題解決，我會告訴他們怎麼改變這座花園，失禮喲，蘇小姐，我說要把這裡脫胎換骨，夏天過後，秋天正是整修園子的好時機，我要請妳介紹兩位老職員，我要請他們幫我管理新的計劃，等明年春天到來，這裡會有個新面貌，甚至初步把園子正式開放，讓遊客開始進來參觀。」

蘇翠吟認真聽著，嘴角有淺淺佩服的微笑，眼前這個少她有十來歲的男人，照說也是入世未久，卻話不離題，話裡有內容。

范林說：「蘇小姐，我希望你明天和我外出一趟，我們到地政機關，也到銀行，把土地過戶的工作完成，我把應給妳的餘款匯到妳的帳戶。妳有時間吧？」

「沒問題，」蘇小姐說：「這樣就銀貨兩訖了。這麼一來，我也開始想怎麼搬離這裡。」



范林雙手伸出阻擋：「這妳不必急，我已決定這房子繼續留著，你們也照樣住著，除非妳另有計劃。」范林笑說：「我要請妳協助的地方很多喔，如果妳願意，我就請妳當我的最高顧問了。」

蘇小姐笑得合不攏嘴：「范先生，我真服了你，剛見面，相處這幾小時，你的做事風格讓我覺得我該好好學。」

「這是在銀行工作期間訓練來的，那一段期間我很用心，我沒有白白做一個平凡的行員。」

跟著范林和前後到來的人員見面談話，一邊留下筆記，對一個初見面的人，不管模樣長相，范林都客氣以對，他說：「對不起，利用晚上耽誤你們休息時間很過意不去。」然後進入范林想知道的，直到九點多面談才都結束。對著一直陪伴一旁，偶而幫忙說明工作內容，蘇翠吟除了添水倒茶，沒有插一句不該她說的話。范林對蘇翠吟這女人的風格也收獲很多。面談完了，范林喝著茶，問蘇翠吟說：「我剛剛說請妳介紹兩個人幫我，我從這些人中選那叫花卿和錦和的兩人，妳說怎樣？」

「范先生，你真眼尖啊，我想介紹的也是這兩人。」

「那又解決一件以後最重要的事情了。」范林舒了一口氣，心想，今天該休息了。

隔了幾天的一早，范林找來的一位花草種植專家何修禮到來。七十歲的

何修禮人就像他的名字，文質彬彬，一看就不是做粗活的人。他是范林過去海外旅行時，很巧遇上的同行，由陌生而熟悉。任公職時是農業改良場的技工，對土地熱愛，對花草一樣懂得很多，因為喜愛花就跟著季節走，退休後在自己的田園培養盆景。他看似莊稼人，一知身價，不得了，有次范林到他家，在他園子一隅看到擺置琳瑯滿目的松盒，極特殊的品種，有棵造形及成長過程都極怪異的黑松令人極愛不釋手：「范老弟，你也看上它嗎？還有別的花木在另一角。」范林說：「這是東方的松品嗎？」「全是。」「這棵值多少錢？」何修禮不是賣關子，笑笑說：「現在是不賣的，有人出過價，1,000 萬。」范林沒有驚訝，他知道藝術是無價的，擁有的人不是為錢，而是心靈的滿足。那一天，范林在他家做客，話題沒有漏掉在海外留下的回憶，桌上的佳餚只滿足他的腸胃，腦袋裡塞滿幾個鐘頭在這裡看到的，他全攝留下來了。他想，我有一天也會創造一樣的奇蹟，把生命點綴得多采多姿。范林專程去邀他來，當然也粗略地告訴他努力的方向。何修禮鼓勵范林，生命就該如此，如果只是活著，有什麼意義。

何修禮在進園子前，在遊園門口下車觀望四方，看了好一會兒，坦率地對范林說：「你要幾倍的力氣來改變，這裡有我們那一趟去長野看過的，有足利的條件，但唯一要克服的是這裡的風。大自然的威脅，卻要用人力克服

它，天然的條件是比足利好，我們有大海作伴，可遠眺，創造另一個場景。」

蘇翠吟反應很快，她一看到范林對何的客氣多禮，除了過來協助茶水，也得到范林的引荐。在喝了杯好茶後，范林轉身從房間裡拿出一個紙筒，倒出一卷設計圖，攤在何修禮面前，說明說：「何老師，這一張是這個園子的地形地物，」范林又打開一張：「這是我初步的構想，請老師指點。我大略說一下，這園子整個面積四千多坪，馬路下去到海邊也在園地內。我在這裡建一座展覽花房，在這一塊平地建一片紫藤花園，在這低窪地區建造曲池，坡地上將是杜鵑玫瑰花族的世界，排水問題是我的重點，我不能讓我的世界在這多豪雨的地方一夜化為烏有。其他小塊平地有各自的小世界，讓遊客流連其間。會有一座居高向下的茶軒，不只喝茶休息，還有輕食，不讓客人空著肚子在這裡消磨時間。」范林指著設計圖大略這麼說了，就等何修禮開口了。

范林又添了茶，問何說：「老師，這大概的構想，我可以做嗎？」

「我第一個想知道的是，要花多少資金在這裡？」

「土地部份另計了，我是說不必再花這方面的資金，其他我大概 2,000 萬的預算。」

何修禮好像沒有笑過，從范林跟他相識，他很少開口，現在他微微笑起來，以他的年紀不容易看到好臉色，此刻紅潤如少女的顏色，隨著笑容出現臉上。他說：「如果這些錢花光，園子沒有成功，你怎麼收場，心裡做什麼準備。」

「對我極簡單，那是我生命的結束。」

「那不行，你還年輕，這觀念要改，人生很少從頭到尾都順利的，一旦失敗，重來，你想不到我種壞了多少花木，我花掉前半生的積蓄留下的是殘缺的作品，有人尋古見奇提價，我不好古，我要的是新、現代的，讓欣賞的人好奇這片花樹怎麼誕生，世界固然很大，但資訊仍無法收羅這宇宙間的千奇萬異，這些常人是看不到的，我也還沒有準備供諸於事，它們現在是給有緣人欣賞。你把這裡開發好了，有餘力來研究我的人生，我找時間請你過來，我相信你的第一個感覺會是，為什麼在這小小的島上有這麼一個奇妙的地方。」

「好，好，我期待著，何老師，我期望早日到來。」范林的嘴這麼說，但並不真的熱烈期待，他望著設計圖希望何修禮能給他什麼指點。

何修禮看出范林的心思，這年輕人現在滿腦子是期待何時實現理想，所

以他問范林：「你幾時把園子開幕？」

「明年春天以後吧，」范林也不怕話說過頭，他解釋一下，一年四季，各有應時的花草，我開園子的時候，正是萬花齊放，造景至少完成百分之七八十，讓遊客第一次來欣賞沒有全部滿足，很快就有第二次的造訪。」

「那也得馬不停蹄。」

「謝謝老師提醒，我的生命方向是和時間賽跑，我已在最短時間找來改變園地的專業人員，兩個月後這裡就是另一個面目。」

「范老弟，那些年的海外旅行，看來你沒有一時一刻的浪費。」

「過獎了，老師，我公餘的興趣就是閱讀成功人物的傳記，有幾個人我看了兩本傳記，不同的執筆人有不同的寫法，我還曾求真。」

「我不浪費你時間了。」何修禮要離開了：「有什麼我可以協助的，你儘可以 e-mail 過來。」

晚上飯後，范林要蘇小姐叫花卿和錦和到客廳來。范林給兩人各一疊資料，都是他決定的規則和工作要求。花卿眼前的是人事工作管理，以後現有的園內工人就歸她發號施令，追蹤成果。錦和的擔子就大了，錦和五十歲有了，他年輕時在建築業工作過，「遊園」出現時他就以臨時工身份工作到現在。穩重溫和，那天范林和他交談，他少話多聽，問他問題，他扼要回答，這些年從

淡水來這裡上班，完全是退休後找工作解悶的心態。范林一知道他的情形，心上浮現一個問題，現在一些企業，譬如銀行，員工退休後就讓他走了，為什麼不利用這些有豐富銀行經營經驗，禮聘他繼續提供經驗，浪費可貴的人力啊！想到這，范林等錦和看完他給的設計資料，問錦和說：「錦和兄，你有意見給我嗎？」

「使不得，范先生，叫我錦和就好。這些工程……，從找承建人到完工，天氣不作怪還好，怕的是風雨找碴。」

「這我理解，」范林說：「入秋後，天氣會較穩定，我請你關心的是承作工人不能拖，我是玩真的。照書面圖，有幾件工程同時進行，你也看出來吧，那棟花房，鐵架豎立的，那棟房子原料齊了也可以即時動工，那大片花園的地要攤平，要留下怎樣的路徑，隨後也是要有承作。這些基本的硬體設備一個禮拜後可以同時進行，依照圖，請你看頭看尾，沒有問題吧。」

錦和銀睛一直留在紙面上，是電腦製作的表，畫面清晰，說明清楚，他雖不全內行，也不得不佩服眼前這位一件粗布黃色襯衫，一條磨白了牛仔褲的年輕傢伙。這段日子他只從老闆娘嘴中聽到有關范林一些瑣事，現在他十足佩服了。他抬起頭慎重地說：「范先生，我這老身盡全力來做。」

范林給錦和添茶，不好意思打擾他們休息時間。

一旁的蘇翠吟也看了設計圖，她發現這大片土地在半年後將會呈現另一個不一樣的面目。她不知道范林用多少時間設計這些工程，這些天吃過晚飯沒說幾句話就進了房間，到大門關了也不見人影。昨天晚上，女兒萍萍對母親說：「真怪，這個人神龍不見尾，忙些什麼啊？」現在懂了，母女有同樣複雜的心情。

跟著幾天整個園子忙碌熱鬧，在計劃中整修改變場地外的花草樹木，整個移到預定地區，不明就理的只看到大遷移大破壞，原來還讓人可以踏青欣賞的園子，只見凌亂不堪，以為這讓不少人懷念的園子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這一段工作一完成，這裡更熱鬧了，推土機推平大片空間，就為了蓋房子及搭花棚。最大的工程是建造一條幾百公尺的疏浚水溝，連涼亭也建起來。這一連串的工作好像織夢中突然出現，在一旁靜靜觀看的蘇翠吟從不知所以，到漸漸看出端倪。數了數，同時進行中的工程就有五個單位，而且各展技巧功夫，都是熟練的包商，這一切的一切讓蘇翠吟別開生面。范林每天從早到晚沒有一刻歇息，他到處遊走觀看，注意有那個地方不是他設計的規格和進度。最教蘇翠吟歎為觀止的是每天這一大堆人的飲食供應，一天兩餐園方供給，在房屋一旁的空地搭了大帳房炊煮。范林在一開始

幾天注意到這些提供所有作業人員的補給情況，他對負責這一繁雜工作的花卿說：「妳真教我佩服啊，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花卿是在地人，四十幾歲，天未亮就在廚房收拾，大小事情，連個碗筷有沒有乾淨，放的地方，在這條長桌拼起來的餐桌上有沒有循規蹈矩，讓蘇翠吟都暗暗叫絕了，她以前為什麼沒有這個腦筋管理。因為人多，不到中午十二點就開飯，一行工人來，就像吃流水席，帶頭的包商吃過飯，和范林喝茶交換問題，個個都眉笑眼開，交談愉快。

范林把會計工作交給蘇翠吟。那天，他開口拜託蘇這件工作，他不再稱呼她蘇小姐而叫蘇姐，說明工作內容後，他開心問說：「這樣會不會為難妳？」

蘇姐還是以前的工作服在身，臉上開始打妝，她有一張好看的臉蛋，顯然年輕時代的經歷養成怎麼打扮，對她不費功夫。像今天，她輕輕在頰上上了薄粉，畫了一貫用的淡紅色口紅，畫了眼線，就變了個人似的，年輕許多，活力十足。她問范林：「你那麼信得過我嗎？」

范林笑著：「我就是再找遍天下，沒有一位能讓我依託的人了。」

范林把依託加重語氣，用得多貼切。

不錯，范林就這麼信賴蘇姐，他把銀行裡幾本帳戶的存摺印章交給蘇姐，每天除了有零零碎碎不少開銷外，每個工程每三天付一次帳款，蘇的金庫中隨時放著上百萬的現金。這工作不輕鬆，審核帳單、核對物件、付款記帳。每天晚上有特別的開銷，她都告訴范林一聲。如發現採購的材料不適合，她一樣交范林和錦和追蹤處理。

俗語說有錢好辦事，蘇姐管的是這樣的帳，但她上百萬的現金不到一個禮拜就用完，她真想問范林有多少財力可以這樣花呀。

吃過晚飯，萍萍從浴室洗去一身的風塵出來，鬆散的髮絲含蓄著水，髮絲在燈光下看出亮光，她每天洗這些髮絲，每天會在窗邊迎著海風吹來。兩天了，她在這時候看到母親對著帳簿埋頭工作。

「媽，妳應該請范先生僱個專業的會計人員，這是複雜的項目，妳又沒有做過這麼複雜的工作。」

母親沒有直接回答女兒的問題：「妳在銀行工作，這個帳簡單一樁，妳幫我看一下就可以了。」母親在這本啟用了有半個月的帳簿，評估計載著每天進出的項目。

萍萍先有意見，一見記得這麼清楚，就暗暗佩服母親的能耐。她坐到母親的椅子上，從第一頁一項一項看過，她發現沒有一筆帳是記錯借貸方，下頁

承繼上頁也都正確，對大數目的帳特別留意。當母親洗澡出來，萍萍說：「媽，我不知道妳這麼厲害，妳還用老算盤加減呢。」

做母親的得意地笑著：「妳媽不會那麼笨，會答應人家沒有自信的事。」

萍萍換了話題：「媽，妳可發現范林是個謎樣的人物？」

「怎麼說？」

「才多少日子，把咱們的園子整個改頭換面了，除了房子比較費工夫，花架結構都已定位，這麼大一片花架給花攀爬成園不知要花多少時間。」萍萍約略知道這別開生面的花架將佔這個園子的一大部份。

「媽問過，紫色花藤成林要七八十年。」

「那，它們要給誰欣賞，不要說我看不到，你們不知已到那裡去了。」

「他會那麼笨，不知道嗎？一片樹林有它的美，一棵樹也有值得欣賞探索的地方。」



萍萍訝異母親似變一個人了。她合上帳冊要走開，正對著范林和錦和從外面進來。錦和是利用飯後時間和范林到重要的工地繞一遭，范林邊看邊聽錦和說明工作進度。這幾天下了幾陣雨，雖不大，但地上顯得泥濘，工人就在不受雨水影響的地方工作，沒有因雨就誤了進度。范林的利害之處就是重聽細看，不說多餘的話。對錦和的工作高興在心裡，在門口，范林說：「錦和兄，今天你休息了，有缺什麼你儘管說。」

「我會的。」乾脆是錦和的優點之一。

范林回到客廳一坐下來喝過茶，就對蘇姐說：「可以請妳稍坐嗎？我有幾件事拜託妳。」范林對蘇翠吟說話都是這麼客氣。

「你應該休息了吧。」蘇姐的聲音充滿溫柔關切。

「我啊，」范林四平八穩坐在那只大沙發上：「我還有好多工作要做。」

「不要累倒了。」蘇姐又說。

「放心。我要拜託妳的是後天早上我就飛日本，第一站到佐原水鄉，那裡靠近成田市，所以從桃園機場出去。如果商談順利，隔天就到足利，那裡一樣有不少事情談，也許這一趟就會訂一些買賣契約。來去怕要四五天，這裡的一切就請妳處理了。今天早上，我進去台北的銀行，和老同事聊天花了不少時間。妳知道我來這裡的那一天去銀行辭

行的事吧，那位唐經理好像把我忘了，還靠我自我介紹才想起來。我是有事才登三寶殿的，唐經理一下子知道我的目的。蘇姐，這我也一樣要告訴妳，我是為了貸款和結匯，希望銀行配合。」

「順利嗎？」蘇姐也急著。

「當然不像聊天，唐經理聽了思忖了一下說老同事，盡量配合。」

「那就是還沒有最後決定。」

「銀行當然慎重，我想這些日子，銀行人員會來勘查現場，抵押貸款，這是必要的工作，到時候就請妳引導，詳細說明。」

「貸款的數字很大嗎？」

范林笑著：「不會小，這數字我內行，銀行不敢在我這老鳥面前隨便胡扯的，日本行之後，我也要飛荷蘭一趟。」

「你一個人跑，不必有個助手嗎？」

「妳放心吧，這些國家我只有荷蘭較為陌生，但那邊的花界都在我的電腦裡了。」范林停了一下說：「我要再拜託妳的是工人的問題。錦和跟我做了詳細的說明，依設計圖，築多少花畦，包括形狀，容納的花株數目，大概半個月後，花苗一進來就要大量的人手。多少人，包括時下的工資情形，都請妳瞭解。我拜託妳太多了，對了，跟妳提醒，花卿的工作也讓她清楚。」

「這些我有信心的，過去的日子我不是玩這些嗎？只是今後的規模太大了。」

范林背著簡單的背包去了桃園機場。

在飛成田的機艙裡一個人沒伴說話，一坐定就進入小睡的狀況。真的累了，一醒過來，飛機已在東海琉球群島的上空，還有半路就到東京了。飛機在雲海上，雲海平靜無波，看窗外，飛機似靜止不動。他知道這時的航速時速數百公里，但察覺不出飛行物體的飛動，這就是人類科技的奧妙啊。

范林完全清醒了，腦海裡浮現這一個多月來經營的「遊園」畫面，仍是一團亂，卻具規模了。

雙眼望向頭上的行李箱，他只有背包，沒有托運，不大的背包，卻塞滿小型電腦、記事本，幾樣充飢的食物，其他空間塞了幾套換穿的內衣外衣。內衣是昨天晚上蘇姐趁空告訴他的，希望尺寸合適，原來是蘇姐一聽他要出國，自作主張選購的，他為這樣小事情動了心田。他希望蘇姐留下來，但沒有談到任何條件。蘇姐來到「遊園」後成為這裡的主人，她一生的庇護所，這麼多年的考驗，現實告訴她沒有能耐做一個經營者，她有負游先生對她的期許照護，特別經過一次颱風和大水後，她完全喪志了。而他出現承購這片土地，像天的拯救賜予，而且這方式的買賣和開發計

劃，使蘇姐陷在迷霧之中。她看似年輕，卻是歷經滄桑的企業經營者，加上這陣子蘇姐協助他的大小事情，早已變成不能缺她這一雙手。他又閉上眼，腦中浮現的是蘇姐溫柔嫵媚的臉，稍作打妝，她是一個讓人喜歡接近的女人。女人，在他眼中什麼樣的女人才是成熟美麗。他想到和她不相稱的年齡，她一早包起花色頭巾，換上下園子的工作服，為遮陽光穿戴長袖的袖衣，她帶領一群臨時僱用來的女工，說明工作細節後，又回到辦公室付來洽事務的商人。他有幸，這些工作都不必他親手指揮，他的工作是更多的細節，和這趟回家後馬上著手的工作。

動個不停的腦中忽然想起一週前的一個晚上，公事的事談完，蘇姐忽然問他說：「范林，來這裡後，我都沒有問你的家庭。我只知道你是水林村的人，那在南部，你的家人呢？」



他笑著：「對不起，我沒有說出我的出身。我鄉下人一個，從小學畢業而中學大學，大學讀的是經營管理。我有小聰明，出社會就沒有依賴過家，幾乎和家脫離關係。進銀行工作是一個偶然，我結過婚，不到一年又恢復單身。」說這麼多，是他和蘇姐認識後說最多的一次話了。

蘇姐喝著茶又好奇地追問：「怎麼是這麼短的婚姻？」

「是個錯誤，不是說嗎，男女往往是未知而結合，理解分手，熟悉變陌生，是種無奈。」

「你會是這樣的人？」

「我歸它是宿命，就是冥冥中非走這條路不可。」

「萍萍的網路中留你不少資料。」做母親的忽然說。

他幾乎驚叫，笑著：「她從哪裡找我的資料，她會有這個興趣？」

「同樣在金融界工作，要瞭解一個人還不容易，她不是小女孩子了。」

他只有像聽到別人有趣的故事笑著，隨口說：「萍萍長大了，但她瞭解我會白費功夫的。」

「她若喜歡你也是自然的事吧。」

「希望不會，她是那麼聰明的女孩子，不會走入歧途。」這話題只說到這裡，以後幾天相見，也沒有想起這件事，他太多工作，無法顧及兩性間的事。

倒是現在，蘇姐的一句話一個小動作，都會在他腦袋裡停留，甚至重覆想起。

腦袋放空後，飛機正準備下降了。下面不是他熟悉的景觀，但距佐原只有短短一段路。這是下午工作時間的開始，他要見的直樹應該正等著他。他們是第一次見面，在網路上有幾次的溝通。

出了成田機場，范林就聽直樹的建議以計程車代步到他工作的地方，迅速方便。果然范林不到半個鐘頭就來到佐原水生公園的大門，問了門房就找到正在花池中勞作的直樹。

恭明直樹，千葉出身，五十開外，一臉鰲黑，滿頭白髮，眼光銳厲的初老了。他一邊除去身上的工作服，聲音清楚地對范林說：「本來我應該到機場接你才是禮貌，只因你說班機不確定，所以失禮請你自己搭車來。」

「客氣了，恭明桑，這裡我幾年前來過一次了。」

「想不到范桑這樣年輕，日語說得這麼好。」

范林很熟似的大聲說：「為了喜歡你的花，我拼命要求自己啊。」

「太好了，這樣我們就好溝通了。」直樹走在前面，引范林進他的作業室，是一間花朵遍佈的小花園，四季的花，滿室花香。直樹親手為范林沖茶，推開一張方形桌子：「范桑，我是

工作狂，我看你也是，你一定有構建中的花園地圖吧？」

范林一看見直樹推開桌面的雜物，已從背包裡拿出「遊園」的平面圖，就似心靈相通，沒說就知道彼此的心思。

直樹攤置好四五尺寬的平面圖，密密麻麻畫了註明的圖面，如果著色，就是一座紙面花園了。直樹仔細瀏覽一番後，讚美范林說：「你堪稱是個天才啊，因地設計，就勢佈局。」直樹又看了范林的照相，再次讚美說：「簡直是無懈可擊嘛，你今天來，我們可直接談花苗和種植的話題了。」

范林直截而堅定地回答：「我希望是這樣。」跟著又拿出一冊備忘錄。那是他今天來到這裡將採購的花種花苗。

「范桑喜歡菖蒲、杜若、紫藤、鬱金香？」

「是的，我想像到這些花一旦滿園盛開，會是一幅怎樣美麗的景緻。」

「看來你思慮真週到，像鬱金香希望我幫你從荷蘭進口，上十萬株呢，我得先給那邊打個招呼了，再說紫藤有那麼多種，又要成熟的，就說我這裡也找不到全部。我想你也會走一趟足利吧。今晚的飯局就安排到足利，我把幾位師傅找出來，你就準備喝幾杯，喝醉了，大家都醉了，所有的事就都解決了。」

「直樹桑，我是遇上朋友千杯少的。」范林誇口說。

「我喜歡這樣，足利這些行家都會協助你，即使將來花園有問題都可以直接請他們解決。」直樹又帶范林走入廣大的花園。這片以菖蒲為主調的花園有十幾年的歷史，從遍地的數量可想到花季的滿園花朵如何爭奇奪艷。一塊躺在池旁的大理石紀念碑竟是大陸總書記江澤明的手跡，顯然大陸幾時也來這裡取經。花是溫暖的朋友，人人喜歡跟它做朋友，無論天涯海角，敵友無界。

在稍後前往足利的途中，直樹說：「我這邊你要的數量，我會依你計畫搜集，不會誤了你的計劃。」

范林只有一聲謝謝，想到自己怎麼這麼順利，這不只因自己處事的熱心誠懇吧，還有在商場應有的規矩，按部就班處理。譬如和直樹的交易除了在通訊上充分溝通，也預先匯付了貨款，在仍沒有見一面，工作方在進行，也不讓對方懈怠，這是范林的風格。

櫪木縣的賞花景點有「花的藝術村」的盛名。園地八萬多平方公尺，四季有不同花卉，每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是紫藤花最迷人的季節，范林對它的迷意盛過任何一種花卉。那年來，白天賞花人潮有如浪湧。現在天早暗了，燈已亮起，不曉得會是怎樣的景色。直樹的車子開到園口，已有幾位園區的人恭候迎接。直樹做了介紹，第一位就是今晚要招呼范林的豐田楓。六十多歲的豐田個子高大，臉色紅潤，穩重地向范林伸出手：「初見面，歡迎，比我想像的年輕許多啊，我起先以為種花是說著玩，直樹給我的資訊，你有這麼大的遠見。這樣啦，我放下今晚其他的工作和你說盡你要的。現在部份關燈了，我們先去看這一區，免得今晚喝醉了，明天白天看的又不一樣了。」直樹在一旁打邊鼓：「我怕你呀，看遠方來的朋友年輕，我們可不能欺負他。」聽到這些話的都高興歡笑。

走一段園區小路，園工在前面開了一區一區的燈，燈光映著各色紫藤，像紗帳垂在竹棚下。豐田得意說：「范桑，沒見過吧，這就是夜晚我休息的花魂，前面看去的是八十公尺長的白藤隧道，一邊是粉紅花棚，螢木藤棚，白藤瀑布，紫色巨蛋，最珍貴的八重黑龍紫藤，看它就要幸運才看得到。大家低垂著頭走過這些藤花下面，幾乎都要和面孔相觸，讓各種不同花香塞住鼻孔。范林閉住氣，踉蹌地走在這大片的花漾中，平生首見，無語置評，知道此刻就在夢幻中。

「豐田桑，這片藤花經營多久才有今天的面貌？」

「八十年有吧，我父親起的頭，先是小架株少，然後是隨著戰後，經濟發展，農業興起，逐漸擴大。」

「培養它們有什麼最快的方法嗎？」

豐田真正說著，不笑范林的問題，你剛剛看到一棵藤花的頭有多大嗎？它長大上了架要多少時間才佈成一片藤海。一棵多人抱的大樹，要多少時間才能從指頭粗，長到水桶粗。」

「我懂了，」范林怯怯地說：「我盤算向你這裡進一百顆老藤有可能嗎？」

「從直樹的傳真，我知道了，也答應了，只需要你多花一些錢，那些老藤畢竟也需要疏空，讓新藤有空間伸

展。」豐田說：「我們就去吃飯了，歡迎范桑從遠方來。范桑，」豐田笑說：「你放心，范桑，我第一次做這麼大的生意，我不計較錢，甚至一毛錢不要，送你帶回去，幾年後我還活著，有一天我去台灣看看你有沒有把我的花兒種好。」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還有你要從我這裡搬走各品種的蓮花一萬顆，也算是大手筆啊。我請教你，這麼多蓮花要種哪裡，花田嗎？」

「不是。」范林說：「我的園子有豐富的水源，我築了漫長的溝渠，水流不斷，地勢不一，我依地勢成簇種植，讓客人走到那裡都有盛開的蓮花陪伴。」

「有季節性的花你怎麼安排呢？」

「小塊規劃，花謝了，那裡只剩枯枝綠樹，會失去賞花人的熱情，像杜鵑、椿花，各有它們的天地。雖然花木如大自然循環，花開花落，改變不了，我會動腦筋讓整個園子四季如春。」

「我們今晚多喝幾杯，我已安排你想不到的場面，不醉不歸啊。」豐田一下子豪邁年輕起來了。

燈影裡走入平八茶座，一間門面不顯眼，一進玄關，豁然開朗的酒屋，對著四五位和服艷麗的女侍蜂擁而出迎接的場面，教范林一時受寵若驚。越走向屋裡，是古老成列紙門的房間。好像每一間都有客人吃喝喧嘩。隨著侍者進入一間有七八疊以上的房間，才在方桌旁坐定。一位年紀已大，衣服色深，龍花紋綴得教人眼花撩亂的女人，輕移蓮步開門進來。順口「唉，唉，大駕光臨，怎麼事先沒有一點風聲。」眼光一轉，落在范林身上多留了幾秒鐘。

豐田說：「台灣來的范桑突然來臨。」

「歡迎范桑。」女人說：「我經營這小店，有失禮的地方請原諒。」

范林的交際應酬經驗也不少，到現在也有幾分鐘了，他仍沒有想清楚的答案。

直樹坐近范林，他悄悄低聲說：「這裡是足利最老的店，有最高檔的餐食，我們特別感謝你的到來，可以說了，我們生意已做一半了。」

「多謝看重，請多指教。」范林慢慢適應了房間氣氛，忙東忙西，動作優雅，笑容沒斷的侍女，把餐具漂亮地擺妥了，茶也倒了，熱毛巾開遞給每位客人。

▼圖 李瑞男攝影提供

跟著端上來的大磁碗裝著生魚片雜燴，一眼瞄過，恐怕不只十種的陌生生魚，刀工一流，每片都像剛從一條活魚身上剖下來。

當酒瓶端出，在每個人面前放下兩隻，酒香四溢，還沒入口，就那裝酒的小瓶，亮光照人，瓶肚鍍著飛翔的白鶴。

侍酒的女人一一在客人身邊跪坐，斟好酒。

豐田說：「我們開始吧，范桑，過去常來嗎？」

「沒有，過去是銀行員，階級低，旅遊才來。」

「對不起，說真的，雖是初見，但是對你，我已有所瞭解。在這景氣不好的時期，你和我做這筆交易，我很感激感動，再一杯。」酒杯不大，一杯一口，幾下子各喝了五口了。說是月桂冠，最可口的是酒的溫度。這幾口，范林覺得血液沸騰，流速加快。這中間，

精緻的佳餚已上了數道，藉酒添食，范林有大老闆的氣勢，謹慎言辭，一舉箸雖是侍女佈到他眼前的盤子，他除了稱謝，一口一口優雅地進食。這被豐田都看在眼裡，覺得范林年紀雖小，也不是省油的燈。經歷雖然只是銀行員，這些修持是怎麼做到的，這是做大事業的料子。話間，豐田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有說小而美，我的觀念是大才是美，做大事就要有宏觀。」

范林點頭同感，也故意挑開，他請教豐田：「我們剛看過的紫藤花簇，花了多少年代啊？」

「不只百年，戰前，我的先人就著手了。」

范林向豐田敬酒：「真是佩服。」同時眼瞄女子後面的茶盤幾乎已裝滿空的酒瓶了。

范林說：「社長，酒已到我的極限了。」

「不必客氣啊，我有解酒方法，我們換個口味吧。」她跟身邊的女侍耳語一聲。

紙門外廊上傳出晚安的聲音，跟著門拉開，是一位妝扮艷麗的藝妓跪禮，移身入室，再拉上紙門，手抱弦琴，移近桌邊，迷人的笑容無邪地流露在一臉白色濃妝上，只有那張櫻口小嘴塗紅色口紅，醉意裡的范林平生第一次看到艷妓出現在宴席上。除了范林，幾個男客開始拍手逢迎，笑聲不停。只聽



弦起音的叮噹聲後，急驟的弦鳴，和著女子的歌唱。是那樣滿室震動的和歌。和歌在日本盛行，傳之千百年了，范林不懂其意，心靈卻緊緊被扣住，都要讓他喘不過息來了。

范林從小至今用功讀書，努力工作，聲色之娛從不曾接觸，醉眼朦朧中卻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中那隻魚船上的歌女彈出的曼妙動作：「輕攏慢捻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下灘～～」范力無力張開的眼睛閉起來，腦中琵琶行的記憶，錐在心裡也吟不出來，那是很久以前在課堂上背得滾瓜爛熟的，而這會兒有一陣昏眩襲來，藝妓的弦歌應該是換了幾個女子，忽然間，范林向前面垂下頭，頭碰著了桌子，再向一倒了下去。

對面的直樹，旁邊的豐田，身邊的女人，不約而同移來身子關心，同樣的聲音，「范桑醉了」，「范桑醉了」。

豐田著酒意說：「今晚到這裡了，范桑不像咱們這些老狐狸，我們乾，是乾半杯，他全杯乾了。」

直樹帶著歉意的口吻：「我們也不知道他的酒量，畢竟他也年輕。」

豐田交代服侍的人員：「安排一間上好的房間給我們的客人，讓他休息一會兒，扶他到房間，請小心照顧。」

范林被不知響了多少聲的 LINE 叫醒。睜開眼一看，窗外面的陽光明亮，錶上的時間早上十點，不接聽似也不行，稍停又響，拿起一看是蘇姐的電話。蘇姐的笑聲，含著揶揄，像姐姐關心弟弟：「你還沒醒嗎？」

「是啊，真的被妳叫醒。」

「這裡十點，你那裡應該十一點了，你是不是喝過頭了，還是玩過頭了？」

「人家好意，我不勝酒力，有什麼事嗎？」

「關心你談的生意，順利嗎？」

「一切 OK，今天再談些細節，再就是契約和送貨的確定日期。」

「很快嗎？」

「一星期內的事，請妳交代錦和和花卿把準備工作做好，蘇姐。」范林說：「我走開，一切偏勞妳。我在這裡再停留幾天。」

「能確定嗎？」蘇翠吟關心說：「一個人要做那麼多事情。」

「妳放一百個心。」范林完全醒了：「社長他們已等在外面。」

「這麼說你還沒吃早餐囉。」

「兩餐一塊吃一樣的。」

「要小心保重喲。」

「我知道！」范林帶著這句話和簡單的行李離開房間。是在陌生的地方，但醒過來後，范林很快恢復精神，像一隻神采奕奕的豹，一進入客廳，除了禮貌地向豐田和直樹賠失禮，還記得行了深深的禮。

「我們初見面不曉得范桑的酒量，所以招待不週，以後再來，我們就能隨心所欲。」

范林依然歉虛說：「是我失禮了，請包涵。」

大家笑做一團。豐田說：「我們就吃飯去了，范桑還有許多事吧？」

「是呀，我想到你們的園子再觀摩一番，再就是看看為我準備購買的花苗等等。」

「應該，范桑，這麼多的種類和數量是要花一些力氣的。對了，託運以後，我們會指派兩個人到台灣，協助種植的工作。」

「能這樣，太感謝了。」

直樹說：「你那邊已有規模，也有種植管理經驗，我們只是道義上應該關心。」

「再好不過。」范林說。

下午范林馬不停蹄到處參觀，依事先約定，貨物點交是到了目的地才做，所以一些契約的簽字還留在後面。不曾處理此事的范林臨時學了一課。植物的買賣，行業間有不成文的規定，種活了算。

四天後的下午七點，范林風塵僕僕地回到台灣，到家已八點多了。事先，范林告訴了蘇翠吟行程，所以車子回到，她也出現門口，接下行李，問可吃過晚飯了。

「正式還沒有，在機上是簡單吃了。」

「我交代廚房特別留了你的份。」

「謝謝蘇姐。」

「你是不是先泡泡澡，輕鬆一下再吃飯？」



范林有意無意地看著蘇翠吟，她正像一種發號施令的女主人，保持著關心，這段時間來范林發現身邊有她一切都落實放心。

范林說：「就這樣，另外請錦和和花卿撥個時間過來，我瞭解這邊的進度，也告訴大家貨物進口的情形。」

回到房間，范林眼睛一亮，這些日子離開，房間像換了另一副面貌。浴室的池子壁磚清潔得像換了新，備用物的架子上是全新的方小毛巾，連他換的衣服也給準備在衣架上。范林一思忖，這要花多少時間整理，除了蘇姐應該也沒別人替他做得這麼好。

范林飯後回客廳，他想見的人都來了。

范林說：「大家辛苦了，已經是休息時間了，還要大家過來。」

「不會，園長才辛苦了。」錦和說：「園長，我們還不知怎麼稱呼你才恰當，所以這麼稱呼。」

「我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范林放開手腳，一副輕鬆的模樣說：「這樣吧，園子還叫遊園，門面看板重新安排，我們很快就會打廣告了。各位什麼價值也讓我想想。我們就開始說說這一個禮拜的工作進展，然後我告訴你我這趟日本行的成果。錦和兄，那就請你先說。」

錦和駕輕就熟，提鋼契領地說明：「上千棵的柳樹大帶小全移植在水渠旁邊的堤岸上了。很快就有柳堤一百多公尺長的新貌。剛買的桃樹苗一千株全種入桃花園區，到昨天中午才完工，是賣苗的人協助我們種下的，且依照計劃圖形種的。梅園區也完成了，有四五成的老株，將來我們可以欣賞老梅和新梅不同的花朵，桃花和梅花隔了那座小丘，明天園長看看，未來是不是有一片好風景。園裡的小徑總長有 2.3 公里，鋪路磚的工程完成了 300 公尺。新蓋的大房子等園長回來上樑，其他的工程大約要一個星期。」錦和總說了這些。

范林問花卿，她說：「現在中餐要六桌，早晨和晚餐也這樣準備，大部份工人都住附近，我們盡量提供飲食。這麼多工人每天各分配工作，我注意觀察他們都很守時間，認真工作，準備種下花苗的大小塊都按領班的指揮劃平或造形。有小部份的人外行，教一教，都會了。」

范林知道花卿的工作範圍，他收了話說：「都很好，進度也快，我要向大家報告的所有花苗一個禮拜內會全進口，都是幾百株上千株，鬱金香最多有十萬粒，種下它是大工程。蘇姐，到時候人力沒問題吧。」

蘇翠吟嚴肅地笑說：「雖然多，但都是機械化下種的，范先生有向他們請教嗎？」

「當然請教了，我在他們的鬱金香園邊看到種植工具，說是德國製的，我們也有嗎？」

「一通電話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了。」

「哦，這要偏勞妳。」范林想起四五月後北海道、富良野滿山遍野的花簇培育。站在富良野山丘山遠眺四方，這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少少幾間多彩顏

色組蓋的小房間，是這些花花世界公主住的地方。范林那時就開始做夢，他要有這樣的世界。

時候不早了，來坐談的職員都走光了。蘇翠吟在收拾桌上的東西，范林突然想到似的問她：「從我回來，好像都沒有萍萍的影子。」

「這孩子！」蘇翠吟欲言又止：「長大了，有她的想法。」

「有什麼事嗎？」

「住到淡水的房子去了，時間不早了，你這一陣子也夠你累了，改天再談吧。」說著關了門走向兩邊的房間。

范林的眼光隨著蘇翠吟的背影，直到她關上房間。好像入晚後，她換了輕鬆的家居服，一身輕盈，幾天沒見，她好像年輕活潑許多，不像他想像她現在應有的年歲。

～待續～